

俄罗斯“荷兰病”现象研究

谢继文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阐述了“荷兰病”的含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其次借助理论模型深入论述了资源业的繁荣如何通过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导致“反工业化”的内在机理,并归纳出“荷兰病”的典型症状。最后,利用俄罗斯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具体的实证检验,得出俄罗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荷兰病”的典型症状的结论,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防治“荷兰病”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俄罗斯 “荷兰病” 资源转移效应 支出效应

【作者简介】谢继文,重庆交通大学财经学院。

一般认为,“荷兰病”一词最早出现于1977年11月26日英国杂志《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它是指自然资源等初级产品大量出口而损害国内其他部门的一种综合性经济病症。“荷兰病”是“资源诅咒”最典型的传导机制之一,国外学者对此关注的时间很长,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为了有效防治“荷兰病”,首先必须弄清它的含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和作用机制,然后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 “荷兰病”的含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荷兰北海一带发现了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当时已是世界工业制成品主要出口国的荷兰决心改换门庭,从60年代起对斯洛特赫伦(Slochteren)天然气田进行大规模开发。这笔意外之财当时的确使荷兰受益匪浅:出口激增、国际收支出现顺差、经济发展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然而,蓬勃发展的天然气工业在给荷兰带来大量财

富的同时,也使荷兰盾大幅升值,使国内其他工业特别是传统的机械制造与出口工业逐步萎缩、不断失去竞争力,出现“反工业化”(De - industrialization)现象。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荷兰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危机:制成品出口下降、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增加、通货膨胀加剧(见表 1)。后来,人们把这种因富致祸的经济现象称作“荷兰病”(Dutch Disease,简称 DD)。它通常是指原材料或自然资源类产品的大量出口导致本国货币升值、汇率提高,从而削弱劳动力密集型出口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使其被迫转向生产国内非贸易品,同时,原材料或资源类产品出口所带来的巨额财富也会加大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最终导致丰富的自然资源拖累经济增长的一种经济异象。

表 1 20 世纪 80 年代初荷兰部分宏观经济数据(%)

指标 年份	经济增长率	通胀率	失业率	赤字占 GDP 的比重
1980	-0.328	6.547	—	3.975
1981	-0.514	6.800	5.360	4.951
1982	-1.238	6.900	7.838	6.197
1983	1.758	2.900	10.111	5.492
1984	3.119	3.400	9.718	5.268
1985	2.656	2.300	8.376	3.560

资料来源:<http://www.imf.org>

历史的发展轨迹表明,“荷兰病”并不是荷兰特有的现象。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因石油价格暴涨而大发横财的国家,以及后来新开发了自然资源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墨西哥、澳大利亚和英国等)都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症状。而且,从 16 世纪美洲白银大量流入西班牙以及 19 世纪 50 年代澳大利亚黄金开采所造成的后果中也不难窥见“荷兰病”的影子。经济学家们由此认识到,“荷兰病”可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任何初级产品出口急剧增加的国家都有可能感染“荷兰病”。虽然“荷兰病”最初都是与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然而时至今日,从广义上看,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都可能引发“荷兰病”,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国际援助、国际汇兑以及外国直接投资(FDI)等。因此,人们常用“荷兰病”来警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过于依赖某些相对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潜在危害性。

20 世纪 80 年代,学界和政界对作为一种经济病症的“荷兰病”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登(Corden)和英国经济学家内亚里(Neary)的经典研究表明,自然资源大开发主要通过繁荣工业诱发的资源转移效应(Resource Movement Effect)、巨额财富带来的支出效应(Spending Effect)以及国内非贸易品对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的真实汇率升值效应(Real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Effect)等三种渠道打击制造业,造成其不断萎缩的“反工业化”现象。而制造业往往比其他产业更具竞争性和创新性,而且具有“干中学”等技术溢出(technological spillovers)的特征。首先,与资源产业相比,制造业通常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这有助于提高其生产效率;其次,加工制造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制造业比资源开采业或服务业更具技术进步的视野;最后,制造业中的技术进步往往比资源产业包含更多的垂直和水平溢出效应。这样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制造业的暂时萎缩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影响。而“荷兰病”也正是通过排挤制造业这条渠道使经济失去长期增长的活力。

二 “荷兰病”的理论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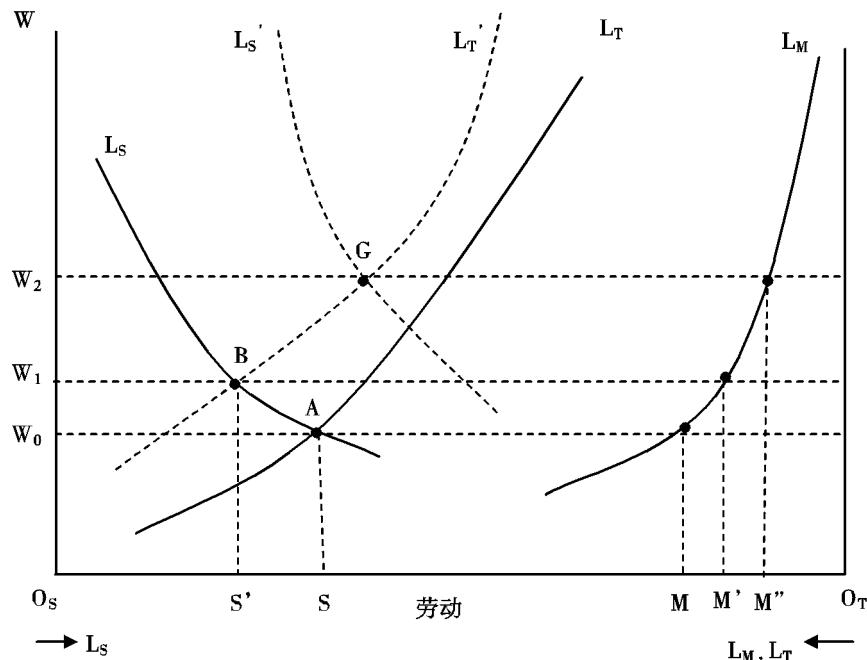
(一) 资源转移效应导致“直接反工业化”,初次打击制造业

科登和内亚里模型假设如下:第一,一国经济主要包括三大产业,即资源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前两个部门参与国际竞争,称为贸易部门,其产品价格由国际市场外生决定;服务业不参与国际竞争,称为非贸易部门,其产品价格内生取决于国内市场供求状况。第二,所有产品仅用于最终消费。第三,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存在扭曲,实际工资具有完全弹性,劳动力可在各部门间自由流动且保持充分就业。第四,模型只包括实际变量,仅考虑相对价格的决定,贸易总体上处于均衡状态。

图1说明了资源业繁荣(繁荣的原因可能很多,如资源业存在一次即完式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新资源被发现以及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等)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图中纵轴为名义工资 W ,横轴 $O_s O_t$ 为总劳动供给量,从 O_s 点向右表示服务业的雇佣劳动量,从 O_t 点向左表示贸易部门(包括资源业和制造业)的雇佣劳动量。资源业繁荣到来之前, L_s 、 L_M 、 L_t 分别为服务业、制造业和资源业的劳动需求曲线, L_M 与 L_t 之间的距离表示资源业的劳动需求。A点为初始充分就业均衡状态,对应的初始名义工资为 W_0 。

资源业繁荣起来后,产业扩张,对劳动数量的需求增加,导致贸易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由 L_t 左移到 L_t' 的位置,均衡点由 A 点移动到 B 点,工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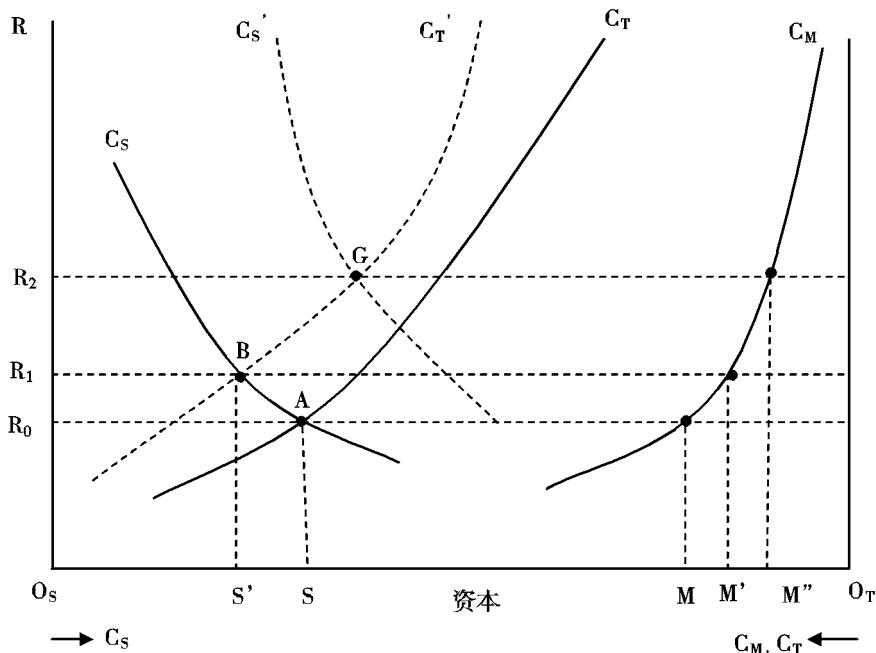
图 1 资源业的繁荣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由 W_0 上升到 W_1 。服务业雇佣的劳动量由 $O_S S$ 减少到 $O_S S'$ ，制造业雇佣的劳动量由 $O_T M$ 减少到 $O_T M'$ ，产量也随之下降。唯有资源业扩张，雇佣的劳动量由 $S M$ 增加到 $S' M'$ 。

通过图 2 也可以看出资本市场存在类似的情况：资源业的扩张推动利率上涨，挤出了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投资，而资源业资本数量则明显增加。这就是所谓的资源转移效应，即资源业的繁荣提升了本产业内要素的边际产值，从而诱使劳动和资本等流动性生产要素从其他产业流入资源业，造成资源业的扩张和其他部门的萎缩以及要素价格提高等一系列效应。资源转移效应造成制造业萎缩的现象被称为“直接反工业化”(Direct De-industrialization)，称它“直接”，因为它不涉及非贸易产品部门，也不要求实际汇率升值。制造业产品价格由国际市场外生决定，不受本部门产量变化的影响。而服务业产品的价格是由国内供求状况决定的，产量的降低必然导致服务业产品价格的上升。在资源业以高工资吸引大量劳动力的时候，制造业和服务业必须相应提高工资水平才能雇到所需的劳动量，这必然导致其成本增加、产出降低及竞争力下降。

图 2 资源业的繁荣对资本市场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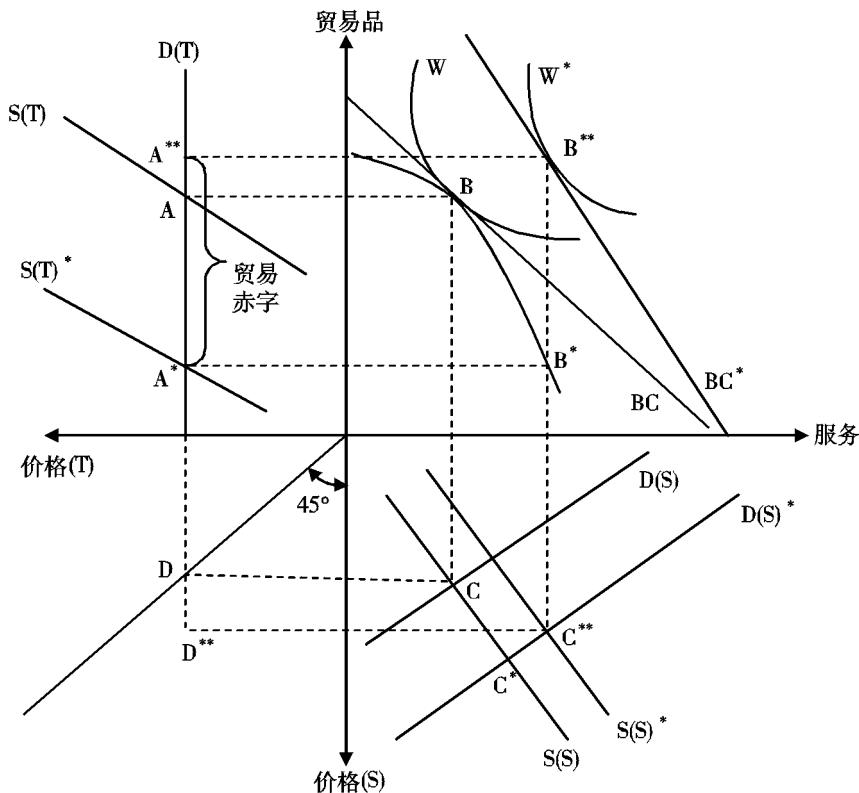


(二) 支出效应导致“间接反工业化”，再次打击制造业

图3说明了资源业的繁荣对产品市场的影响。第一象限说明资源业的繁荣带来的高收入会同时增加国内对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需求，预算约束线外移，产品市场均衡点由B点移动到 B^{**} 点。第四象限说明服务业需求的增加会导致需求曲线由 $D(S)$ 移动到 $D(S)^*$ ，供需平衡点先由C点移动到 C^* 点；服务业的繁荣会导致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将由 $S(S)$ 移动到 $S(S)^*$ ，供需平衡点最终会移动到 C^{**} 点。服务业产量扩大，产品价格上升。在贸易部门产品价格恒等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前提下，非贸易品价格与贸易品价格之比必然提高，从而导致实际汇率升值(如第三象限所示)。而实际汇率升值会导致国内平均价格水平上升，加剧通货膨胀压力。这就是所谓的支出效应，即资源业的繁荣带来的高收入会增加对服务部门产品的需求，服务业产量扩大、产品价格提高，逐步呈现繁荣的趋势，而且实际汇率会升值。

第二象限说明，服务部门的高工资会吸引生产要素离开贸易部门，导致贸易部门的供给曲线由 $S(T)$ 下移到 $S(T)^*$ ，产量由A点下降到 A^* 点。假定贸易部门产品均为正常品，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双重影响会导致对贸易品的需求上升到 A^{**} 点，导致出现贸易赤字 A^*A^{**} 。

图 3 资源业的繁荣对产品市场的影响



再来看看要素市场的情况。图 1 说明,在支出效应的影响下,服务业繁荣起来后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需求曲线会由 L_s 外推到 L_s' 的位置。由于贸易品价格不变,故 L_T 曲线不动。最终的均衡点停留在 G 点,工资水平进一步上升。服务业的雇佣劳动量有所增加,而制造业的雇佣劳动量由 $O_T M'$ 再次下降到 $O_T M''$ 。从图 2 可以看出,资本市场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服务业提供的高工资会迫使资源业和制造业相应提高工资水平以保持平衡,成本的增加和生产要素的流失会使制造业的产量下降。另外,实际汇率的升值会阻碍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同时,人们会购买价格相对便宜的国外替代品,这对制造业来说无疑又是一场灾难。这种由于汇率升值以及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导致的工业生产下降被叫做“间接反工业化”(Indirect De-industrialization)。

根据上述分析,可将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对各行业产出、就业、工资和价格的影响概括成表 2。

表 2 资源业繁荣的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

	产出	就业	工资	价格
资源转移效应				
资源业	+	+	+	由国际市场外生给定
制造业	-	-	+	由国际市场外生给定
服务业	-	-	+	+
支出效应				
资源业	-	-	+	由国际市场外生给定
制造业	-	-	+	由国际市场外生给定
服务业	+	+	+	+
综合效应				
资源业	不确定	不确定	+	由国际市场外生给定
制造业	-	-	+	由国际市场外生给定
服务业	不确定	不确定	+	+

(三)“荷兰病”的典型症状

综合上述两种效应,可将“荷兰病”的典型症状归纳为:第一,国民经济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等初级部门产品的出口;第二,外汇供给的增长加剧了本币升值的压力;第三,制造业出现“反工业化”现象,而且本币升值会造成进口商品对国内产品的大量挤出并增加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第四,资源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出和就业在综合效应的影响下变化并不明确,因为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对其作用力相反;第五,如果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可以自由流动,工资将全面上涨。

三 俄罗斯感染“荷兰病”的实证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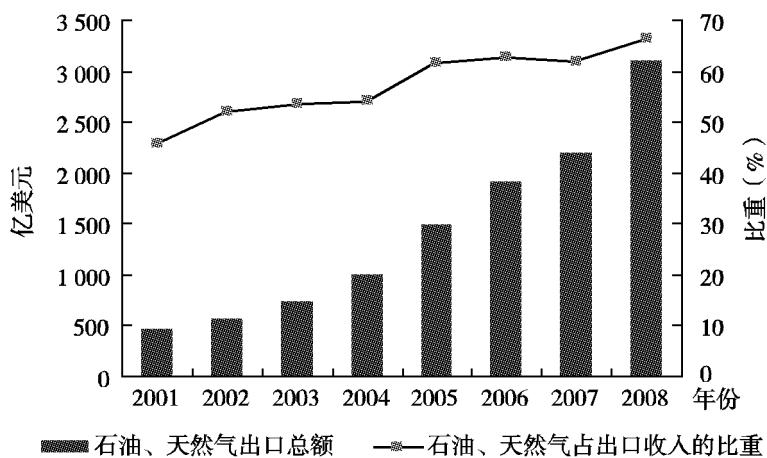
进入 21 世纪,世界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为俄罗斯经济的全面复苏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在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出口为俄罗斯带来巨额收入的同时,俄罗斯国内外警告声不断,认为俄罗斯可能会患上“荷兰病”。早在 2000 年的俄罗斯审计署年会上,时任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格列夫就首先指出了俄罗斯感染“荷兰病”的可能性。2005 年,时任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和时任俄罗斯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科列帕奇都认为,近年来俄罗

斯经济将要经受“荷兰病”的考验,而且“荷兰病”目前似乎正在主宰着俄罗斯经济。俄议员雷日科夫 2005 年也撰文指出,俄罗斯已经感染上“石油艾滋病”。2005 年,标准普尔专家赫列娜·赫谢尔(Хелена Хессел)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俄罗斯目前正在成为‘荷兰病’的牺牲品”。英国金融桥(UK Financial Bridge)的首席经济学家奥利基·什克列德(Ольги Шкред)认为,俄罗斯工业生产增长放慢是“荷兰病”造成的。下文将根据“荷兰病”的典型症状对俄罗斯经济进行具体分析,以验证俄罗斯是否感染上了“荷兰病”。

(一) 国民经济高度依赖于自然资源等初级部门产品的出口

进入 21 世纪,在世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的刺激下,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收入持续增长(见图 4)。石油出口收入由 2001 年的 304.6 亿美元增至 2008 年的 2 410 亿美元;同期,天然气出口收入由 162.7 亿美元增至 691 亿美元。在俄罗斯的出口收入中,油气收入的比重从 2001 年的 46% 持续增至 2008 年的 66%,俄罗斯的外汇收入高度依赖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也就是说,俄罗斯的外汇盈余主要是从这些能源产品的出口中获得的,俄罗斯资源型经济的特征已经非常明显。这是“荷兰病”的典型症状之一。

图 4 2001~2008 年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总额及占出口收入的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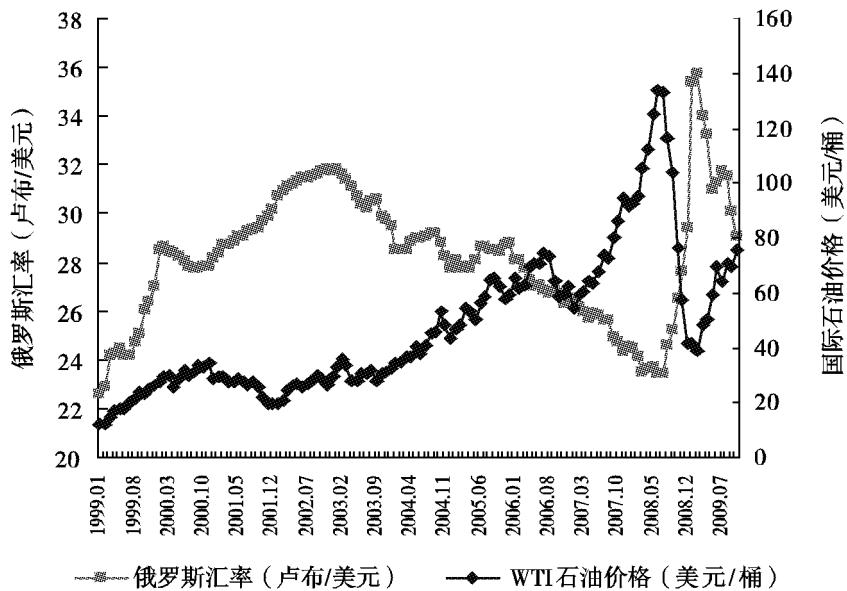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Российский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2009.

(二) 外汇供给的增加加剧了本币升值的压力

石油价格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这是“荷兰病”的一个典型症状,图 5 展示了国际石油价格(WTI 石油价格)与俄罗斯汇率(卢布/美元)的变动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2003 年 1 月至 2008 年 5 月,国际石油价格的上升对应着卢布的

持续升值;2008年6月至2009年2月,国际石油价格的急剧下跌对应着卢布的显著贬值;2009年2月后,国际石油价格的小幅上扬再次对应着卢布的升值。

图5 1999~2009年国际石油价格与俄罗斯汇率变动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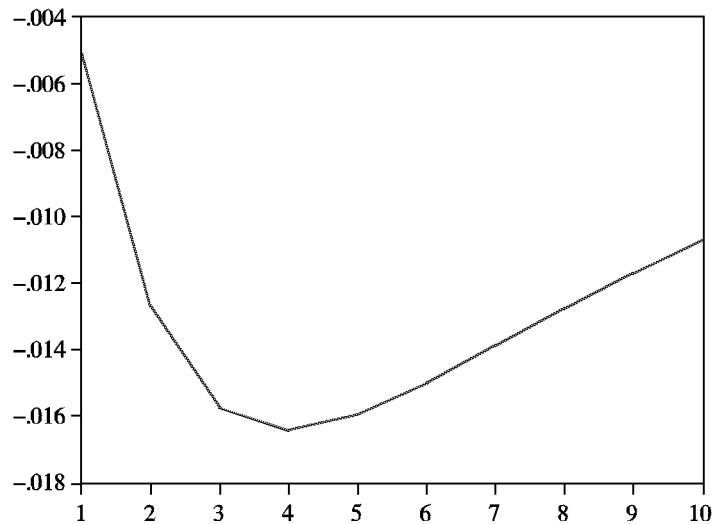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俄罗斯汇率数据来自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网站,<http://www.cbr.ru>;WTI石油价格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http://www.imf.org>

然而,从折线图上两变量的变动趋势并不能简单得出石油价格上升导致汇率升值的结论。因此,本文利用1999年1月~2010年12月国际石油价格(WTI石油价格)和卢布汇率(卢布/美元)的月度数据,通过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国际石油价格对俄罗斯汇率的动态影响。

脉冲响应函数(IRF)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系统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通过它可以考察俄罗斯汇率对国际石油价格变动的动态反应。

图6展示了俄罗斯汇率对国际石油价格冲击的脉冲响应。图中的横坐标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月度),纵坐标表示因变量对扰动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出,当在本期给国际石油价格一个正标准差信息(Innovation)冲击后,俄罗斯汇率在第一期即表现出负向响应,并在第四期达到负的最大值,随后,响应程度有所减弱。在整个分析期内,俄罗斯汇率一直对国际石油价格冲击显示出负向响应,由于本文的汇率采用了直接标价法,即可认为石油价格上升导致俄罗斯卢布升值。

图 6 俄罗斯汇率对国际石油价格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三) 制造业出现“反工业化”现象, 进口商品大量挤出国内产品且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1. 制造业出现“反工业化”现象

从 2000 年开始, 世界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本文拟通过比较 2000 ~ 2007 年俄罗斯燃料部门、制造业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产值和就业数据, 来验证俄罗斯制造业是否出现“反工业化”。2005 年, 俄罗斯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 燃料部门在 2004 年前主要包括石油开采部门、石油加工部门、天然气和煤炭部门, 2004 年后则主要指采掘业中的能源开采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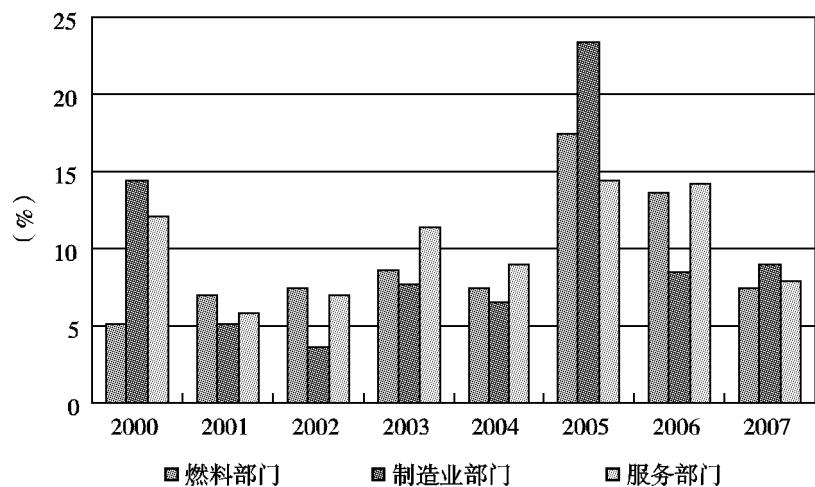
(1) 制造业的产值

从图 7 可以看出, 制造业部门并未出现增长率负的绝对“反工业化”现象。但从 2001 年开始, 除了石油价格下跌的 2005 年和 2007 年外, 各年度制造业产值增长率均低于燃料部门产值增长率, 这说明制造业的相对“反工业化”现象是存在的。而且, 各年度服务部门的产值增长率基本上都大于制造业部门产值增长率。

(2) 制造业的就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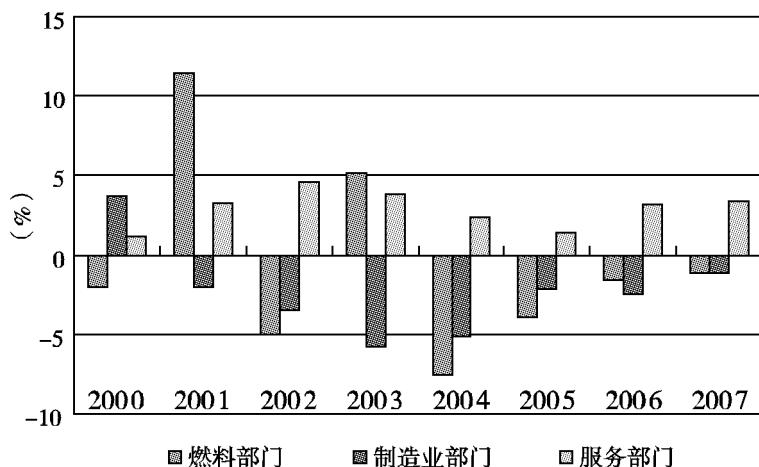
从图 8 可以看出, 2000 年以后, 制造业的就业数量一直呈现负增长, 说明石油价格上涨导致大量劳动力流出制造业部门。另外, 服务业的就业一直呈现正增长, 结合前面的服务业产值分析, 可以看出俄罗斯“荷兰病”现象的支出效应要强于资源转移效应。

图 7 2000 ~ 2007 年俄罗斯三部门实际产值增长率



资料来源：同图 4。

图 8 2000 ~ 2007 年俄罗斯三部门的就业增长率



资料来源：同图 4。

(3) 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卢布的升值使俄罗斯出口商品的价格变得更加昂贵，这会抑制制造业等贸易部门的产品出口，削弱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表 3 可以看出，俄罗斯商品在国际竞争力排名中靠前的大多是自然资源类产品，制造业产品并不占优势。

表 3 2007 年俄罗斯部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排名

产品类型	俄罗斯的排位
原油(包括凝析油)、天然气	1
土豆	2
工业木材、建筑用砖、褐煤、铁、电力、钢材、黑色金属成品	3
化肥、棉花、谷物和大豆	4
铁矿石、水泥、牛奶	5
煤炭、木材、牲畜和家禽屠宰品	6
纸浆、动物油	7
鱼类及海产品	8
羊毛织物、鞋类	9
汽车(包括组装)、纸张和纸板	11

资料来源：同图 4。

2. 进口商品大量挤出国内产品

当自然资源大量出口带来国内收入增加时，人们对制造业和服务部门产品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但俄罗斯卢布的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在质量和价格方面都变得更具竞争力，因此，增加的需求会通过进口国外价格更便宜的同类产品来满足，从而出现进口商品大量挤出国内产品的现象。

由表 4 可知，1995 ~ 2008 年，俄罗斯进口额增长迅猛，增幅达 472%。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增幅达 798%，在进口中所占份额由 33.6% 提高到 52.7%；其次是化工产品和橡胶制品，增幅达 588%，在进口中所占份额由 10.9% 提高到 13.1%；再次是木材、纸浆和纸制品，增幅达 491%；接下来是皮革、毛皮及其制品，增幅为 400%。俄罗斯设备、交通工具制造业投资的 25% 都用来购买进口设备。随着俄罗斯原材料产品出口比重的不断上升，国内市场进口商品的市场占有率也在同步增长，进口商品对国内产品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

3. 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在可贸易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以服务为代表的非贸易品价格上涨在导致本币升值的同时，也会导致国内平均价格水平的上升，从而造成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即“荷兰病”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从表 5 可以看出，1999 ~ 2008 年，俄罗斯通胀率基本上都在 9% 以上的高位运行。在这个时间区段内，俄罗斯中央银行没能完成既定的通胀控制目标。

Россия / 俄罗斯

表 4 1995 ~ 2008 年俄罗斯进口商品结构(按实际价格计算)

	1995	2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亿美元								
进口总额	467	339	573	756	987	1 380	2 000	2 670
食品和农业原材料	132	74	120	139	174	216	276	352
矿产品	30	210	220	30	30	33	47	83
化工产品、橡胶制品	51	61	96	120	163	218	275	351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2	1	2	2	3	4	7	10
木材、纸浆和纸制品	11	13	24	29	33	40	53	65
纺织品和鞋类	26	20	28	33	36	55	86	116
金属、宝石及其制品	39	28	42	60	77	106	164	193
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	157	107	214	311	434	657	1 020	1 410
其他	19	14	25	32	37	48	72	91
所占比重								
进口总额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食品和农业原材料	28.1	21.8	21.0	18.3	17.7	15.7	13.8	13.2
矿产品	6.4	6.3	3.8	4.0	3.1	2.4	2.3	3.1
化工产品、橡胶制品	10.9	18.0	16.8	15.8	16.5	15.8	13.8	13.1
皮革、毛皮及其制品	0.3	0.4	0.4	0.3	0.3	0.3	0.4	0.4
木材、纸浆和纸制品	2.4	3.8	4.2	3.8	3.3	2.9	2.7	2.4
纺织品和鞋类	5.7	5.9	4.8	4.3	3.7	4.0	4.3	4.4
金属、宝石及其制品	8.5	8.3	7.3	8.0	7.7	7.7	8.2	7.3
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	33.6	31.4	37.4	41.2	44.0	47.7	50.9	52.7
其他	4.1	4.1	4.3	4.3	3.7	3.5	3.6	3.4

资料来源：同图 4。

表 5 1999 ~ 2008 年俄罗斯通货膨胀指标(%)

年份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通货膨胀率	36.5	20.2	18.6	15.1	12.0	11.7	10.9	9.0	11.9	13.3

资料来源：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gks.ru>)数据整理。

(四) 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工资全面上涨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1998 年,俄罗斯各部门的实际工资下降近 40%,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石油开采部门。但从 1999 年起,俄罗斯几乎所有部门的实际工资均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见表 6),这符合资源转移效应和支出效应的预测。1999~2007 年,俄罗斯年均实际工资增长率达 14% 左右,而同期实际 GDP 年均增长率仅为 7%。1999~2000 年,当国际石油价格开始大幅攀升时,俄罗斯最高实际工资增长率毫无悬念地出现在石油开采部门(1999 年为 30.7%,2000 年为 46.1%),金融部门则紧随其后(1999 年为 23%,2000 年为 29.4%)。之后,制造业和服务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也迅速上涨,以便向石油开采部门看齐,后来甚至超过石油部门,这符合“荷兰病”的病症。

表 6 1998~2007 年俄罗斯各部门实际工资增长率(%)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所有行业	-40.0	6.1	21.5	22.9	16.9	12.6	9.7	14.5	15.0	10.1
制造业	-38.0	11.5	23.8	22.9	11.9	12.7	9.4	10.9	11.7	11.5
石油开采	-47.7	30.7	46.1	31.6	4.2	10.1	10.4	6.3	8.1	5.0
农业	-42.3	-1.4	17.8	22.8	13.6	11.3	15.4	9.0	15.2	17.5
建筑业	-40.9	-0.8	22.8	23.3	8.2	14.7	5.9	11.6	14.2	10.4
批发零售业	-39.1	5.6	14.2	22.1	16.2	15.6	10.5	20.4	16.3	11.7
交通运输业	-38.8	11.3	20.0	12.7	18.1	14.0	11.7	9.8	7.6	9.4
金融业	-32.6	23.0	29.4	43.2	29.5	4.9	0	16.5	13.5	10.0
公共管理和国防	-40.6	1.1	22.2	16.7	20.3	18.7	2.3	25.1	10.8	6.9
教育	-41.9	-1.8	15.2	24.6	38.7	3.3	11.1	16.5	18.0	10.5
卫生和社会工作	-41.0	-1.7	14.6	23.9	39.3	4.1	12.7	15.5	25.7	9.2

资料来源:同图 4。

(五) 研究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和分析,笔者认为俄罗斯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了“荷兰病”的特征。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俄罗斯经济对石油、天然气等原料部门的依赖越来越深;第二,卢布升值趋势十分明显,导致油气部门之外的其他非出口生产部门的竞争力下降,进口商品大量挤出国内产品;第三,工资全面上涨,通胀压力加剧。

四 政策建议

本文的分析表明,俄罗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荷兰病”的典型症状。因此,俄罗斯政府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来防治“荷兰病”。

(一) 进一步完善主权财富基金的管理和使用

俄罗斯于2003年12月23日颁布第184号联邦法律,规定于2004年1月1日建立稳定基金,目的在于将国际石油价格走高时的“石油美元”储备起来,以备政府在国际石油价格下跌时使用,其资金来源主要为自然资源出口外汇盈余。4年以后,即2008年2月1日,俄罗斯将稳定基金拆分为储备基金和国家福利基金。储备基金实际上延续了稳定基金的作用,即主要功能是为了缓冲国际石油价格下跌给俄罗斯可能带来的预算冲击;国家福利基金则主要用于对公民的养老金拨款,目的是更加有效、机动地利用资金,以便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居民福利。

未来,在发展中大国主权财富基金国际投资环境可能恶化的背景下,俄罗斯应平衡透明度与赢利之间的关系,采取合理、可行的投资策略,重构基金的治理模式和内部组织结构,以便在达到赢利目的的同时,缓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敌对和恐慌情绪。

(二) 增强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流动性

资源业的繁荣通常会引起制造业的收缩而导致“反工业化”,以及通过增加对服务部门产品的需求而导致通货膨胀。其中,有些变化是持久的,在经济学上存在着较好的理由来予以接受;但有些变化是暂时的,会导致不必要的紧张,所以,必须降低它们的变化程度并缩短其持续时间。而后一种变化通常是因为劳动力在各部门之间流动不充分引起的,所以,任何增强劳动力流动性的政策都会有助于解决问题。

(三) 扩大海外投资

这种做法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中东国家通常采用的政策,即将大部分石油出口收入转移到国外,通过购买外国资产形成一个外国证券投资组合。这一措施不仅能减少繁荣部门的收入对其他部门造成的不利影响,而且还能为政府采取防治“荷兰病”的政策措施和进行结构性调整赢得时间,并在以后获得海外投资利润为子孙后代积累财富,从而提供代际公平。但是,如果资源业繁荣持续较长时间,这一政策就会因外国资产日益增长的利息收入而派生出另一个“繁荣”,再次对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四) 大量雇佣外国流动工人

利用外国流动工人也有助于解决“荷兰病”问题。经济部门能够雇佣到更多的劳动力无疑会弱化资源转移效应；同时，这些流动工人通常会将一笔可观的收入寄回祖国，这样就会冲淡支出效应。能够利用的流动工人越多，则可视为贸易品的服务部门也就越多，这意味着传统的三部门模型将只包括石油部门和非石油贸易部门这两个部门，生产可能性曲线也会随之扩张。

(五) 积极发展出口多样化

如果俄罗斯能实现出口多样化，那么，一方面能减少对单一产品出口的依赖，避免世界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对出口收入产生过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能确保在繁荣消失后还有持续、充分的外汇收入来源。所以，无论资源等初级产品的繁荣是长期的还是暂时的，出口多样化都具有十分明显、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口多样化策略还能带动落后部门的发展，并加强繁荣部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

主要参考文献：

1. Corden, W. Max & Neary, J. Peter, 1982, Booming sector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The Economic Journal*, 92(368):825–848.
2. Enders, K. & Herberg, H., 1983, The Dutch Disease: Causes, Consequences, Cures and Calmative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119(3):473–497.
3. Oomes, Nienke & Kalcheva, Katerina, 2007, Diagnosing Dutch Disease: Does Russia Have the Symptoms? *IMF Working Paper*, WP/07/102.
4. 冯宗宪、姜昕、赵驰：《资源诅咒传导机制之“荷兰病”——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10年第4期。
5. 龚秀国、邓菊秋：《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财经研究》2009年第4期。
6. 郭晓琼：《关于俄罗斯是否患上“荷兰病”的实证分析》，《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农雪梅)